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

(廿四)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7. 隨梁肅戎去瀋開會

孫中山先生臨終前囑咐了一句：

「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們前立法院長梁肅戎先生，退職後，遵照國父遺志，成立了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張建立兩岸共識互信，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為了呼籲和平統一，梁氏經常穿梭兩岸，大陸高幹亦非常重視梁前院長身分地位。於民國八十八年元月間，梁氏兩度電話不才，說明東北瀋陽市想在五月份召開一次海峽兩岸產業升級研討會，想請梁院長號召台灣企業精英前往發表卓見，旨在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用為提升當地技術之借鏡，再建立雙向產業發展之管道，立意至善，應該組團參加。不過梁院長自謙說，他跟工商界人士認識不多，他是團長，可否由筆者代為物色十來位有名望的企業大老，一同參與，以壯聲勢。梁院長既看得起本人，只好恭敬不如從命，立刻以電話相邀，不數日，已有七八位企業泰斗，首肯屆時追隨梁院長就是了。

後來瀋陽來電改在六月舉行，並將名稱改為兩岸科技發展研討會，以經濟學教授科技專家為邀請對象，企業人士參加與否皆可，因而本人原邀的幾位，藉著六月份內，依法要召開股東常會為由，順水推舟，就紛紛打退堂鼓了。可是筆者一向重視信守，所謂開會，應質與量并重，人多勢眾，就是專為捧場而去，也是不可或缺。即便不是專家學者，「有錢捧錢場，有人捧人場」，既應允在先，就不該反悔。況不才也濫竽士林閱四十餘載，縱然不算他們邀約的標準對象，多少也沾上一點邊沿，雖不中亦不遠也。別人可以出爾反爾，我則非去不可。不料臨行前，本人脊椎疼痛，舉步維艱，接著手指不能屈伸，為了一諾千金，只好忍痛隨團前往。區區帶

病追隨，除了梁院長人情面子之外，還有一層原因，那就是想見見當時正是遼寧省副省長的高國珠先生。記得那是民國七十八年，本人第一次偕眷去北京再去大連掃墓探親時，由於久居大連的胞弟萬增與大連市台辦姜恒先生有師生之雅，姜先生要替乃師增加點體面，表示對遠來的在下亦相當禮遇起見，腦筋動上那一年還是大連市副市長的高國珠氏，請求高副市長出面作東，並邀約市委書記等作陪，在招待國賓的大連賓館設筵，將本人遠從各地集聚到大連的家族，不分老少，筵開三席，一體款待。這對在下而言，大有榮寵及於一身的感受。感戴之餘，只好聲稱，後會有期，一定要設法號召旅台友好前來大連投資，用為報答市委書記與副市長的盛情。事隔不到三年，亞太經合會（APEC）在山東煙台舉辦商展，開幕時各國顯要雲集，中樞有李嵐清副總理駕到，省府有李春亭省長光臨。由於不佞曾經應崔中先生堅邀，發動鄉賢在山東煙台成立億東公司，籌建齊魯文經大樓，在下忝為董事長，因時際會，APEC商展開幕時，亦被邀出席。當時各種媒體爭相報導開幕盛況，其中偶有本人鏡頭出現。無意中被由大連調陞到遼寧省當副省長的高國珠先生瞥見，於是乎高氏追憶到三年前在大連賓館不佞所做的承諾，言猶在耳。郎某人既能到大陸投資，就該先到大連才算投桃報李。怎可捨大連而去煙台，豈不輕諾寡信，有失對大連市當年的一番盛情，多少有點忘恩負義之嫌。高副省長即席感言，聲由情出，情賴聲傳。不久大連台辦姜恒先生聽到了高副省長這番心聲，便輾轉帶信給我郎某人說：「高副省長對郎先生稍有怨言，解鈴還得繫鈴人，請郎先生斟酌辦理……。」當時在下不免有些錯愕，凡事總有因果，其中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有機會一定要設法澄清。現在高氏既然正在瀋陽，本人且有機會前往，何不利用這次機會，就近拜訪，順便將投資煙台的事項，來龍去脈解釋清楚，一了心結，豈不一舉兩得。這也是促使區區去瀋陽，另一種因素。於是在該年六月十四日隨梁院長一行人馬，踏上征途。

山西六月十五日開幕式登場，適巧高副省長代表省府致詞。中午以酒會方式用餐，本人正好利用自助餐任意行動的機會與高副省長碰面，以釋前愆。蒼天不負有心人，不但相見，而且交談甚歡。當時本人聲稱：「原想改天耑程拜訪，特意在香港機場買些洋菸洋酒，屆時想一併帶去，略表千里鵝毛一點心意，是否可以明天上午去省府拜會，一併帶去！」回稱：「不用不用，我會派人來拿，明天整天有事，我會找機會咱們再行碰面。」由於時間倉卒，未能詳談是真的，不過已經覺得心安，而不虛此行。

台辦王人台上段提到菸酒，叫我聯想到有這樣一段諷刺某些省份有的地方，早年

官場現形記的故事，不一定屬實，可能是笑譚，我姑妄寫之，讀者就姑妄看之。故事是說，一般廠商向官方申辦事項，得有這樣三部曲，才能達到目的。第一部曲，要研究研究才辦。研究二字諧音菸酒，意思是送上菸酒才辦。住些時仍無下文，去探聽時，第二部曲說，時候未到，時候到了，自然就有頭緒。時候代表計時，意思是要送計時手錶，計時器送到才行。稍後再去問，第三部曲是，還沒有轉機，有了轉機就好了，也就通了。轉機代表摩托車，意思是說送上摩托車，就好了就通了。這可能是編造挖苦貪污的現象，用為茶餘飯後的助談。

十六、十七日全天召開研討。閉幕時，黃凱台辦主任問在下對研討會感想如何，不才直言談相：「只研未討太可惜，每位學者專家，像有介事的拿著論文照本宣科，念誦完畢，到此了事。其中可能有真知灼見，若不加以討論，等於塞責了事，就此打住，好壞不知道。要知道，真金不怕火煉，真理越辯越明，必須經過激辯，才能得到結論，然後供施政參考，才不枉費多日策劃的心血。」本席說完，黃主任轉頭對另一位高幹說：「聽見沒有，只研未討，倒要檢討。」

十六日晚間有晚會節目，以娛嘉賓。十七日晚，由省府政協主席孫奇先生與副主席龔世萍先生邀宴，賓主盡歡。十八日，白天參觀經濟開發區，以及觀摩台商統一企業在瀋陽之經營成果。旨在宣傳，希望台商來瀋投資。晚間由省委書記聞世震與副省長高國珠邀宴，美酒佳餚，觥籌交錯，大家都在暢飲暢談中。高副省長并特地安排他與在下比坐，以便相互交心，不但誤會冰釋，且狀至親切。梁院長看在眼裡，三位一體，眼距縮成一個焦點。於是梁院長發話：「原來你們二位是老友！」老朽說時遲那時快，馬上端起酒杯向主客梁院長及聞、高兩位東道主，先乾為敬，一杯下肚，盡在不言中。席散，互祝珍重，四人合影留念，但願後會有期。

十九日全日觀光，由黃凱台辦主任親自出馬照拂一切。先去昭陵，再去北大營。北大營是當年九一八日軍侵華首當其衝的所在地。如今建有勿忘國恥的紀念館，該館以桌上日曆形狀，約有六、七層樓高的建築物，分左右兩頁。右頁上端橫向刻有阿拉伯字體的1931，其下右旁豎刻九月小，中間阿拉伯字∞，其下左旁刻星期五，下端橫書農曆辛未年十三秋分。左頁刻寫紀實文字。設計精巧，別具一格，頗有警惕作用。然後驅車逕去「怪坡」一遊，該怪坡位於新城子區帽山西麓，背依群山，面對曠野。是一條西高東低的斜坡。汽車到此，下坡不踩油門不走，上坡不踩油門照行。我與施建生教授各騎腳踏車一輛，下坡不蹬不走，上坡不蹬自行。這種現象無不稱奇叫絕。回程逕去張作霖帥府兜了一圈，便去老邊餃子館午餐。

下午到故宮看清代盛京宮廷禮儀展示表演，有六百多名演藝與軍警人員搭配演出。場面浩大，節奏分明，服裝逼真，一切依照清制宮廷禮儀進行。坐在貴賓席上觀看，確有身臨其境的感受。主辦單位精心設計，有此氣勢如虹的製作，真是有氣魄的大手筆，不同凡響，歎為觀止。本人賦性，不獨施建生與本人興趣與眾不同，另由新聞處副處長陳甦先生陪同備有專車到皇姑屯張老帥被炸的地方憑吊，再到新舊兩所東北大學老帥興學的地方巡禮一匝，算是達到心願。施教教授說：「退休後想去兩個地方，一個是西安，一個就是瀋陽。教書匠對國家興亡不能不關心，今年實現了瀋陽，來年盡可能去西安看看。」可見施教教授與在下心路歷程，雖不近亦不遠也。陪同的陳甦副處長也是一位恂恂君子的好公務員，辦事細心，很像一位常識豐富的學者，一天陪伴下來，大有

相見恨晚之慨。廿一日賦歸前一晚，由於下榻之客房衛浴有問題，乃更換到先一日離開的女教授房間，不料該女教授曾打國際電話而未付賬，最後算到本人頭上，經再查明歸宿，弄清楚之後，在下要代她墊付，端在不容破壞教授形象，由於黃凱主任在場陪伴送行，知道原委後，硬要公家代付了事。可是不佞仍覺不妥，蓋為人師表，應以身作則，豈可投機取巧，為了小錢招人嗤笑。同時也看出黃主任行事果斷，頭尾八天，貫徹始終，指揮若定，真棟樑之才。起程前，被記者們包圍，問起筆者對此行感想，老朽乃大放厥詞曰：「瀋陽市當局，要好心切，力爭上游，這是好現象。要知道，凡事不是一蹴可幾。當年台灣工業起飛，而有經濟奇蹟，是靠一批清廉而有頭腦的精英，集思廣益，經過週密研究規劃，多次沙盤推演，認為萬無一失，才公

布華僑及外人來台投資條例以及獎勵投資條例。這些條例，一言以蔽之，不外便利外匯申請，簡化進出口作業手續，增設保稅倉庫，修建碼頭設施與減免各種稅賦，才使海內外人士欣然接受，才能開花結果。并且要有向心力，精誠團結，然後人定勝天。若大陸整體政權能徹底法治而非人治，再訂定富國利民法條、規章、制度，講自由、講民主，那時節大家都會爭先恐後回來投資，回來定居。」最後我抱拳作揖說：「我信口開河，未打草稿，不一定正確，對不對，多請指正。如有冒犯，大人大量。就算我返老還童，童言无忌好了。」這一趟瀋陽行，除了梁前院長，高副省長是老友外，又交了好多新朋友，團員中如：施建生、蔣永敬、石齊平、巫勝榮等先生，以及省書記聞世震，台辦主任黃凱與新聞處副處長陳甦等，愛護我，關心我，雲情厚誼，真值得珍惜，但願後會有期，才不

虛此行。……一天胡對不來，大詩
 隨我公孫，……

8. 滬友會與洪董事長

與滬友會，顧名思義，應該以上海人為中心的聯誼單位。成員若非是上海人，起碼也得是江浙一帶人士為限。這樣雖非名副其實，也不算太離譜。不過早先的成員中老哥兒們，生病的生病，老成凋謝的凋謝，鞋底抹油，離開台灣，開溜的開溜。人數逐漸減少，開始有點不成格局了。於是成員兼總管的嚴重則先生，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份復旦校友聯誼會上跟楊大器學長研商，為了補充成員，當時就邀約王紹培理事長與本人加入。不佞宣稱：「我不是上海人怎可參加滬友會。」大器兄說：「會講上海話就行。」於是就在那年六月份徐之豐先生作東的那一次開例，不佞就被破格納入滬友會變成冒充上海人的成員了。

又想獻醜將上海地名的由來，進而何以又叫「滬」，其歷史源流簡略的介紹一番，用為就教於方家大德。所謂上海黃浦江，據史載是戰國時楚國考烈王封黃歇於吳，就在現在上海這個地帶為春申君，黃浦江就是黃歇發號施令所鑿，故名春申浦又名黃歇浦，後來就簡稱歇浦或黃浦。於是逐漸演變成黃浦江這個專有名詞，一直沿用迄今。該地段名稱，由於有春申君的關係亦簡稱「申」。到了漢朝將這一帶地名改叫海鹽。再將黃浦江與吳淞江匯流處併稱滬瀆。滬瀆二字，用現代語彙說，就是漁夫捕魚的江口。陸游詩：「別捕回潮魚滬密，孤舟春近雁沙溫。」因為「滬」字本身就是漁具或撈魚者的意思。「瀆」字是代表河川之意。於是滬瀆去掉瀆，就簡稱滬。這是上海叫滬的由來。由於正式地名從漢朝起叫海鹽。平常問話：「上那兒去。」答話：「上海鹽去。」迨宋朝開始，將鹽去掉，地名就叫

「上海」了。……我這一套說詞是不是正確或是否畫蛇添足，就請大雅評斷了，不過有點班門弄斧確是事實。不管怎麼說，由於滬友會的滬字，引起不才以道聽塗說的一知半解，將「上海」之由來，為什麼叫「申」又叫「滬」，甚而也有將上海稱「歇浦」或「滬瀆」等說詞闡釋一番，當否，請指正。……既然打開話匣，不妨將有關上海早期幾首歌謠錄後，以供讀者采閱：「宋朝但有上海鎮，元朝立縣隸嘉興，明朝禦寇縣城築，霍祠改塑城隍神。」可見上海南市城隍廟在明朝就有了。「聞說道光念二年，火輪逼近炮台邊，陳提台死吳淞失，滬西通商租界傳。」這是講，簽訂南京條約，將上海浦西劃為租界了。「鄉姑要學上海樣，學死學活學不像，學來稍有瞎相像，上海又換新花樣。」這表示上海已變成十里洋場，紙醉金迷繁華都市了。「洋裝癩三，晒晒地板，自家

燒飯。」這是告訴外江佬。遠敬衣帽近敬財，上海的一切作風，都有新花樣、新風格、新噱頭。所以又稱「海派」，道理在此。小洪替洪董去上海兩大書歸正傳，現在回顧一下滬友會的成員吧。會員中多半是企業泰斗、社會翹楚，還有則是部會首長與學者專家，當然還有我這樣未入流的無業遊民。不過這些位賢達，對區區倒很關愛，三年多下來都十分友善。尤其在本人老伴過世開弔時，都能在百忙中駕臨弔慰。有的甚而要上飛機出國，在分秒必爭的當口，還能在去飛機場之前，趕來參加公祭。這真是友情可貴，歿榮存感。

董與本人早到時，二人聊起馥園，在下曾經說過，「過去我郎某人也常到馥園請客，也曾接受過馥園楊董事長致贈禮品。無功不受祿，很有愧疚，所以很想找機會請請楊董事長。」接著洪董說：「她也常送東西給我，真不好意思，有機會我們一塊請她好了。」不佞回稱：「我先來，你陪客，然後你再請。」於是除了滬友會聚餐外，洪亮宇先生與本人時有邀約馥園楊淑貞女士，僅三、四人，常找高雅的西餐館或日本料理店，換換口味，小敘一番。有一次閒聊，聊到馥園所掛的字畫，洪董說：「我有光緒皇帝老師翁同龢書寫的真跡一冊，下次帶來送給楊大姐（對馥園楊董事長的暱稱）留念。」不久，洪董真的將這冊墨寶帶來，大家欣賞之後，便誠心誠意的送給楊大姐。就這樣，又聊到家庭布置與建築規格。我們洪亮宇董事長就講起他在蘇州干將路白蓮花園內，有幢別墅，單單一個庭園設計，就

花了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改了又改，最後總算差強人意。我們一聽，一個庭園設計，就如此大來大去，除了代表洪董事長捨得外，這庭園布置一定大有看頭。於是像起哄似的，有志一同，那就去蘇州玩一趟見識見識了。馥園楊董接著說：「乾脆我帶些佳看去，洪董你就大請客好了，我親自下廚，把蘇州你認識的領導高幹都請來品嚐一下，保證叫他們，回味無窮。」那大姐要帶什麼好菜呢？她如數家珍似的說：「起碼帶南非三頭鮑、紅燒大魚翅、官燕以及日本松阪牛排等，這些樣可以了吧。」我接著說：「大姐拿這些好東西當禮品，那我帶什麼呢！」大姐說：「郎公你帶酒好了。」於是相約在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廿三日前往。臨行時，我們是分別到達上海。楊董事長還有江小姐與我一行人，係自香港轉抵上海，洪董事長是自四川直飛上海。在桃園機場辦 Check in 的時候，楊大姐除了自身

衣物小箱之外，還帶了一大行李箱全是食品。當時見了後，我直搖頭，「你帶這麼多，我該怎麼辦」真不可思議。人家既帶了一大箱，我不好太小家子氣，怎可空手到人家裡作客。為了帶酒，只好在飛機上買了一瓶廿一年威士忌，一瓶XO白蘭地，用為千里鵝毛。迨抵達香港，尚未轉機前，楊董開始與我對話：「郎公你不是要帶好酒嗎，現在可以買啦。」「我在飛機上已買了兩瓶。」「那樣酒太普通了，那怎麼行，吃好菜就得喝好酒，我替你挑選幾瓶好嗎？」我怎能說不好，這叫小魚穿上大串，不大方也得大方，何況我還不是小氣鬼，自不甘示弱，買就買了。於是楊大姐就替我選了兩大瓶藍帶約翰走路威士忌與兩大瓶extra白蘭地，連同飛機上的總共六瓶，有勞江小姐替我帶上去上海的班機。

帶了一大箱大鮑魚、大排翅、上好的燕窩、名貴的日本牛排，就這幾樣，一客成本起碼就得壹萬多新台幣，二十客就得二、三十萬。若在馥園買單，請廿位貴賓，廿客就得五、六十萬，何況她帶的還不止二十客。我一個大男人才花個三、兩萬買酒，豈不小巫見大巫了，慚愧、慚愧。又一想，楊大姐如此大手筆，雖然有點過頭，可能也是投桃報李，也許由於洪亮宇董事長送她那冊翁同龢真跡墨寶有關，等於用這種方式來還禮，來答謝也說不定。如若不然，相形之下，我這幾瓶酒就顯出寒酸了。雖然三、兩萬也算是個大數字，可是一對比就不對了。因為本人從不願沾人家便宜，儘管老夫耄矣，要強之心還是有，生平最看不起游手好閒跟著吃香的喝辣的這種人。所以一路上反復在想，總是無法解除心中悶扣。

動。在排隊等待的時候時，給我一種感受是上海市政當局，見樹未見林，眼光短視，可能會因小失大。一個國際航空站，入境驗證處，為什麼就不能多設幾個窗口，找些手腳利索又親切的人手，隨來隨辦給國際人士一個好印象，何必叫大家排隊久等，起碼每個人足足「罰站」站了半個多小時，才能接近窗口，弄的怨聲載道，實在划不來。後來好容易挨到楊大姐驗證時，她的台胞證過期，在港未辦補簽，好在落地可以補辦。不過這一弄又得多等了半個多小時，雖然我與江小姐下去拿到行李，仍舊得等楊大姐。這時候又多了個小插曲。由於時間太長，在外面舉著「歡迎郎教授萬法」牌子的蘇州商會王仲鈞副會長，按時抵達迎接，卻足足等了一個半小時。香港來客、台灣旅客，一個個都出來了，就是未見郎教授一行三人。甚而有的入境客人，見到歡迎郎教授牌

楊大姐一個女人家，出手就如此大方

續處，看到烏鴉鴉一片，真是萬頭攢

子，相顧之下，順口還說：「我們郎

老師郎教授亦來上海了。——當時王副會長聽到這句無心的話語還在想，這位尚未見面的郎教授，還真是桃李敷榮，名不虛傳，在上海還有人認得他。稍後，大概他看香港來客，應該都走光了，仍未見我們一行到來。他等的心焦，靈機一動，乾脆去廣播站喊話吧！事有湊巧，就在他去廣播站時，我們推著行李，出了海關，東張西望，卻未見接待我們的專人，也未聽到廣播。三個人只好分頭巡視，又折騰了一、二十分鐘，王副會長仍舊手拿歡迎郎教授紙牌，總算跟我們會合了。上了專車，再去虹橋機場接洪亮宇董事長，都會合後，天色接近黃昏，抵達蘇州已萬家燈火了。我們都下榻在別墅內，晚飯後，各自就寢，一夜無話。

正在忙亂中見洪董的堂姐與表嫂從湖北宜昌趕來，少頃又有洪董的老友夏先生夫婦從山東濟南到來，包括台灣的我們四位，每人一間都住在洪氏別墅樓上下各個房間內，可能還有三間空房，可見該別墅非同小可，規模相當宏大。花園也別具一格，有圓門亭台、有錦魚池塘、更有太湖石假山，小橋流水，花影扶疏，的確幽雅而不回凡響。在台灣最先相約事項，該看的看到了。只剩下，上好的饗宴接著就要上演。

因為除了我們，又有人客從遠方來，免不了叫我有些納悶，為什麼有這樣巧，不期而遇，會有湖北與山東客人同時到來。經我探詢之後，才知道洪亮宇董事長是一位感恩圖報，很講道義之人，原來就在我們決定日期，又有楊大姐帶些山珍海味上好美食到蘇州來吃的同時，洪董就通知他們屆時光降一塊享享口福。因為他們難得吃到的「稀世珍品」。原來夏先生是洪董年少時的同學，在洪氏流浪街頭無依無靠時，夏氏肯容納他，住在夏氏兄弟倆宿舍裡，一同過清苦日子。這一次有好東西吃，特地備火車票請他們夫妻來蘇州住上幾天，表示一點心意。同樣意願，洪董幼小時，母親過世，堂姐經常抱他陪他玩，使他減少孤苦伶仃的痛苦。洪氏他今天發跡了，仍不忘本，既有一般人吃不到的好東西，就想到老堂姐，一定請她來一同享受。又怕她行動不便，才邀堂嫂陪著前來。夏先生私下對本人說：「當年都是苦哈哈，吃，填飽肚子就好；睡，只是隨便擺個舖，能睡就行。我對他根本沒有什麼照顧，他太客氣了。」經過相互對照，這真是「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真實寫照。

只准一平方公尺。」他另一項任務乃是頒發獎學金，由於他曾在蘇州中學上過學，於是在蘇州中學設有獎學金，每學年都來頒發一次，這是他飲水思源，同時用為影響在學同學砥礪學行。在下也追隨驥尾，臨場觀摩，并叫老朽濫竽充數，對同學發表簡短演說，以資鼓勵。對天宮對黃君講到這裡，不能不說無獨有偶，我們一同到蘇州來的馥園楊淑貞董事長也是女中豪傑。她小時候家貧，并未受過高等教育。可是她能自力更生，力爭上游，奮鬥成功。賺錢來孝敬父母，且培育妹妹們入學進修，而能都受過良好教育。這種捨己及人的精神，非一般常人所能企及，真值得我們敬佩。

副會長向當地餐館商借，結果，所借到的，楊大姐仍不滿意。因為三頭鮑、大排翅太大，太名貴，而盤子太小，不陪襯，且無附件搭配，實在有點相形見絀。由於蘇州目前還不是十里洋場，所用的器皿，不能跟台北馥園相比。就是台北一般餐館的餐具也沒有馥園的考究，這是我的經驗談。馥園曾花壹佰萬美金，向英國進口五百套餐具器皿，所以在楊大姐的心態是：好花就得綠葉附，吃名貴菜肴就得有上好的餐具搭配，要講究就不可以隨便將就。只是小地方菜館的老闆們，并未見過大場面，所以才有夜郎自大的說詞，也只好徒呼奈何了。

楊大姐不單餐具器皿要講究，就是配料也要考究，比方說，一塊火腿要找中段，一隻母鷄要選野放，火腿要好，母鷄要老，而不是吃肉，專是要蒸它滴下的濃汁。同時，由於汁，不是一蹴可就，非得蒸上一上午，才合乎要求。平時我們吃在口中，一含而盡，殊不知人家費了多少工夫製作，看來，事非經過不知難，的確如此。

忙了一整天，夜幕低垂，華燈初上時，貴客登門了。宴開兩席，楊大姐親自主廚，珍饈佳肴真材實料，大家大開眼界之餘，跟著讚不絕口。高幹們邊食邊飲，莫不歎為「食」止。既高朋滿座，又談笑風生，友聯洪董有面子，馥園楊董也開心。在台北相約事項，均付實現，要看的要吃的，目的全部達成，可以說告一段落了。

第四天一整天遊山玩水，也等於慰問楊大姐的辛勞。到太湖的東山、西山都走了一趟，也看了雕花樓，也聽了雕花師傅與東家小姐私奔的故事。第五天楊大姐去上海研發她的事業。下午由台辦主任御駕陪同先去嚴家花園，再去墓園為洽辦洪董老太爺墓地簽約事項。第六天我們也去上海幫助楊大姐察勘廠地事宜。

回蘇州後，閒暇無事，彼此談起

年輕時的苦難。說到我可以吃日本神戶與松阪牛肉而不吃一般牛肉，是因為日本高級牛肉沒有膾味，把我做學徒偷吃牛肉餃子，所以怕膾的醜事說了一遍之後，緊接著洪董說：「你沒有我苦，在共產軍打到江南的時候，後娘叫我去佃戶收租，這不等於自投羅網嗎！雙手被人吊起來，腳趾剛能觸地；看到水拿不到，不能喝；看到飯，拿不到，不能吃；這種滋味你受過嗎！逃到舟山，差點被人槍斃，被關在牢中審問，你在舟山認識誰，我說：『我認識石覺』因為石覺是我親表姊夫，當時是鎮守舟山的司令官，經石覺確認後，給予釋放，才來到台灣。在台灣為了求生活，開始送報，送報需要腳踏車，自己買不起，只好跟人借，借不能老借，人家不借，應該不算真偷。後來考上軍校，為了監管伙食，糾查到伙夫與上級串通舞弊，同流合污，偷米、偷麵還揩油

菜金。我檢舉，反而被上級用莫須有的情節，公報私仇，關過禁閉。……聽了洪董一番述說，證明兩句話是對的，「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綜上連同各段所述，一樁樁一件件，我有忠有孝有節有義八個字來頌揚洪董董事長的待人接物，應不算過分吧，他應該當之無愧。

我們到蘇州第七天將楊大姐帶來未用完的菜肴，各件原樣照有，仍是燕窩、魚翅、鮑魚、牛排為了把它消耗掉，洪董另約在台灣認識而在蘇州有事業的人士，如徐迎將先生，陳慶蘇先生等，前來同樂一番。不過未有楊大姐在現場，而留下江小姐主廚，也照樣可以大快朵頤。第八天中午有

洪董在蘇州當年的老同學在洪府會餐。下午到蘇州中學頒發獎學金，晚間由市府教育當局邀宴。本人則禿子跟月亮走——沾光照吃。第九天去水鄉澤國的用直遊覽，傍晚先到陳慶蘇先生

在用直澄湖湖邊的別墅小憩，看落日餘暉，湖波蕩漾，視野遼闊，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然後去該社區所在地的俱樂部由陳先生款待，并有徐迎將先生特地帶來名貴活魚一尾，真正的陽澄湖大閘蟹兩串，用為佐餐。一般說「到的早不如到的巧」。我們到的季節，正是秋高氣爽，菊黃蟹肥的當口，不單吃到蟹蟹，而且吃到真正陽澄湖大閘蟹，同時學到如何辨別是否是陽澄湖的蟹蟹，蓋陽澄湖之湖底是石板而非泥沙，所以該湖所產的蟹蟹腹部光滑無泥，就是五對腳，也無半點污泥，徐先生一語道破，很容易辨識。所以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老人古語賽天書，道理在此。

講到吃陽澄湖蟹蟹，本人不免又聯想到一則有趣的應景對聯故事，獻醜如下，用請讀者大德察閱指正。話說以前有幾位書生同桌吃蟹蟹，其中一位唸唸有詞說：「吃蟹不足，吃蟹足，足也不足」；徵求在坐的朋友對

下聯，若能對的恰當，他再請吃一次螃蟹，一時都無法對答。隔日，其中另一位騎驢外出，端在想去拜謁老師代為對答適當的下聯，騎驢騎在途中，感到驢脊磨他的屁股，便改騎在驢屁股上，結果驢屁股還是磨他的屁股。於是靈感來了：「騎驢磨臀，騎驢臀，臀還磨臀」可見對句也有機遇與巧合，騎驢的感受，正好對上下聯，而且很工整，就不必再去請教老師了。這段是插播逗趣而已，與正文無關。

回憶，洪董是有心人，為了叫我再憑弔一下石家飯店，好叫老朽回味回味過苦日子的哀樂中年。走筆至此，我在想，要找機會在台北請請陳慶蘇、徐迎將兩位先生，雖然他二人與本人之間，僅係傾蓋之交，但是有來不往非禮也，友情至上，好友越多越好。第十一天，也就是十一月二日，要賦歸了，自蘇州去上海轉香港回台北，朝發夕至，又回到自己的老窩了。

頭尾十一天，洪董事長不慌不忙，運籌帷幄，都得很得體，一路走來，區區呆頭呆腦跟著沾光。除了感謝洪董事長之外，也得感謝滬友會以及馥園楊董事長。若沒有滬友會，就無從認識洪董，若沒有洪董的別墅，馥園楊董就不會借題發揮，我也就食不到山珍海味的極品。人生機遇，非始所料，原先根本未想到會有這一次旅遊。盡了洪董一番盛筵，離開兩日，盡計從這一次出遊裡，更看出洪董與楊董他們都有義薄雲天一面，非等閒之輩也，我即某人甘拜下風之餘，除見賢思齊外，而享有這一次美好的行程與遇合，無話可說，我只好這廂有禮了。（未完待續）



洪氏蘇州干將路白蓮花園別墅庭院一角。